

第 22 屆東華奇萊文學獎【全國高中文學-散文】決審結果

<p>決審結果</p>	<p>首 獎 〈以山為名〉 評審獎 〈螢火蟲的天敵是時間〉 推薦獎 〈聽見〉 推薦獎 〈微恙〉 推薦獎 〈落霞〉 推薦獎 〈螢光〉 推薦獎 〈你的離開〉</p>
<p>評審評語</p>	<p>〈以山為名〉 從敘事口吻與純熟的文字掌握能力，以及對話安排，皆能夠感受到作者的企圖心，無論寫作技巧的穩定度，以及對環境倫理的來回思辨，都在文章中一一展現，每個人物都是對於價值、意義重要性的思辨過程。隨著多重視角的切換，同時帶領讀者俯瞰一切的發生，人性是每位創作者們試著想要描摹、勾勒的境地，在此篇文章中，隨著雨，人與人的疆界，道德的善惡準則開始模糊，但始終不變的是那雲峰裡，不該被觸及的世界，一直冷冷看著。</p> <p>〈螢火蟲的天敵是時間〉 寫的是螢火蟲，照見的卻是眾生。正如作者所言：「不曾被察覺的一段時光，落在世界上的步伐是那麼輕。」原該是快速掠過的光景，卻被那麼一個人細細地記了下來。有觀察、有思索、有探問，也有某種不甘與恐懼：「大人們點亮了手電筒，他們無法忍受黑暗（我並非不能理解看清腳下的路能帶來多大的安全感。正因如此，我希望我不要理解。）」從啟程到歸途，走在溪畔的作者，終究從「長大很無趣」的肯定句中動搖，帶著隱約的盼望，在結尾寫道： ——嘿，長大，會有趣嗎？ 我回頭，向空無一人的路段問道，還有些稚氣的嗓音乘著風飄送，靜候明年的回應。</p> <p>〈聽見〉 看見自己容易，看見別人則相對困難，特別是在身心狀況不佳時。但作者看見了，捕捉日常裡的點滴，那些對方生活裡遭遇的惡意（無論有心或無意），那些細微的舉動——挺直脊椎、觸摸耳朵、輕輕蹙眉。當「調頻」時，「我」也跟著「調頻」了。我一直相信，別人的困境即便看上去比自己的千難萬難，依舊是他者的功課，能成為鼓舞，卻無法使自己直接「跳關」。然而，倘若能不忘文中所說：「這大自然賦予的恩賜太理所當然，以至於我們總是想不起那漫長的演化過程中，需要有多少個巧合，才能造就一個能和這個世界一起震動的器官。」一路前行，應會在某些時刻，感知隧道盡頭的光。</p>

〈微恙〉

創作者細膩察覺身體傳遞的訊息，具體而微的寫出每日忍受的苦，在高壓的校園生活、升學壓力之下，將心理上承受的折磨，具象化成生理上的痛，讓人彷彿透過作者的文字，在身體上展開一場巡禮，實筆寫的是微恙，隱然的是對教育體制，暴力似給予知識的方法，身體所提出的警訊與反抗。文末以「能夠假裝不知道，還是可以睡著」做結，更是充滿餘韻，發人省思，是一篇成熟且讀完後，令人回味再三的文章。

〈落霞〉

看似有點頑固的阿公，在病痛上身時，寧信電視台成藥而非醫生，飲食重鹹，亦難改絲絲縷縷的舊習；直到入院，在「我」的陪伴與描繪下，才顯露其實心之底層惦念的性格，對牽手，對家人，對土地。題為〈落霞〉，彷彿沿著歲月的日暮敘寫，衰老，病痛，從中更篇幅著力於勾勒阿公長年務農照料水田的勞動一生，而處處充滿著生命力，散步的形影「銀亮白髮因晚霞照耀，閃閃發光。」於是讀者會感到情思的循環，「落霞」所為是「等待旭日重啟」。

〈螢光〉

會考前「我」的一段幽光時期，宜蘭鄉間縈迴的鷺鷥與螢火，都被隔在備考與習題的窗外。作者敷陳這樣沉鬱的學習日常，表面上，藉草野間的螢火蟲寫一種拘限和嚮往，實則描寫光源的所在：身旁問候與關心著的母親，總會輕聲掃去滿地的橡皮擦屑，會在孩子不經意瞌睡時溫柔環抱。更動人的是經由偕伴散步時的對話，呈現出對照的生活觀，凡事「盡力就好」，「知道自己有努力過就好，其他煩惱便讓風吹走，不要多想。」文字恬淡，溫柔，彷彿螢光。

〈你的離開〉

至親的離開是艱難的生命母題，可以從文章中，看到創作者如何節制與收束的情緒，對他者心理狀態的掌握，可以感受到作者正透過筆，跋涉到他人的內心境地，進而出展現出同理心，這是有漸進式的轉變，絕而非一蹴可及的成長，短句亦有重量，令人讀來傷感。對於傳統禮俗與節日，賦予自身的觀點，重新詮釋死亡的意義，能夠將這些日子以來的紊亂情緒，沉澱而成一篇類家書的文章，安放自己，同時邀請他人共讀，實屬不易。

評 審

栗光 李時雍 洪佳如